

南

疆

逸

史

南疆逸史卷三十五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一

守土

張耀

黃應運

曾益

焦潤玉

曾異撰

王運開

劉廷標

夏祖訓

陳六奇

徐道興

戴希嘉

鄭雲錦

張耀字融我三原人萬厯舉人除聞喜知縣累官貴州布政

使耀為人高樓所至以和厚得民孫可望將入境耀言於巡撫請發民兵守禦巡撫以衆寡不敵難之俄賊衆奄至耀率家丁守拒城陷猶手刃數賊賊以禮請曰公秦人也若降當為宰相耀怒罵不屈賊械其妻婢三十人於前曰降則一家免死耀罵於烈愈斷其舌支解之妾婢等皆死

黃應運字際飛閩之歸化人童時就試邑令楊鼎甲奇其才拔第一補博士弟子員間一歲選貢入國子監久之不第隆武之立於閩也楊鼎甲以官雲貴監司易名鼎和怪應運尚滯經生奏應運經紀推官攜之入黔丁亥永曆改元忠州監苗作亂授應運思州司理兼監軍僉事剿撫苗思州孫懸一隅而是時平越所屬黃平諸苗交叛黔中兵餉道梗鼎和

謂應運曰不遇盤錯何知利刃子行矣應運遂由思州提兵  
抵黃平苗圍解去都御史郭承汾奏其功授平越知府加參  
議銜孫可望由黔入滇以應運攝威清道事駐安順府以備  
之應運經騎赴任值蜀鎮王祥兵潰掠食遵義或將禦之應  
運曰祥非叛者掠食救餒耳今當給以糧科假之名號撫而  
用之可籍以禦入川之寇遂出撫祥衆事甫定而李定國已  
襲拒安順矣應運聞之入見定國說之曰將軍有事於安順  
何不以尺一相報乃騷動貴部耶定國曰將出兵從固也應  
運曰恨安順狃陋耳若謂可屯駐車騎何不疏聞天子請為  
牧地天子方懸高爵以網羅英雄未有不許將軍者應運便  
當解職以鎖鑰相付矣定國色益和遽曰正欲與君相之應

運知其心動乃進曰宿聞將軍神勇敵萬人又所部精銳一當百乃攻略所及隨得隨失何耶定國曰兵家得失無恆奚足怪應運曰不然當是名義不正人得睥睨之耳若藉三百年天子之名號加以將軍神威統率羆虎掃蕩不庭天下誰敵將軍者他日分茅胙土傳之奕世中山開平不足比也今將軍舍萬世之業不為而不王不霸傳舍州郡非良圖也定國喜曰君言是當與平東謀之平東者獻忠所封孫可望王號也應運曰平東在滇遠未可期應運當奉盃敦與將軍來牲載書耳乃歃血誓約扶明無二心也定國反正之誠實始於此可望聞之弗善也值大帥皮熊詔出師下辰州援楚檄應運赴軍前提調運軍需應運遂返平越可望率衆自抵貴

陽遣馮雙禮襲平越謂曰必得黃兵道將面詢之寇至或謂曰賊銳甚蓋避之應運曰全省軍需在此吾可賣盜糧乎遂盡焚其糧以待賊執送貴陽可望詰之曰爾以茅土許安西便當帝我何不拜應運曰爾誤矣爾不嘗貢獻天子求冊封乎我為天子命臣即僚官耳何拜為可望曰吾拒滇黔帝制有餘何有於冊封爾在屬下誰命爾官者應運叱曰如是則爾且叛叛天子則亂賊也王臣豈拜亂賊乎乃置貴陽獄不數日郭御史及姚劉諸總兵皆被執同羈者六人可望猶惜應運才使張護衛蕭鳳等再三諭降應運語益厲乃出諸獄而詰之曰降乎死乎應運曰降亂賊生如死也死王臣死如生也諸人遂皆詰賊求死可望大怒縛應運等委地驅劣馬

數十蹴踏死藉其家口陳尸四門時庚寅九月朔也有將軍  
許蓋忠者見而傷之賂張護衛使說可望曰大王將建大業  
四門宜祓除不祥陳尸橫衢非禮也不如收瘞之蓋忠乃買  
六棺列葬於貴陽南郊之毛家巷以殊筆書鄉貫名爵於瓦  
上而誌焉葬畢潛入頂耜苗洞不復出癸巳冬應運之書記  
吳允誠歸自平越應運子培鼎始得訃入黔訪之獲見庶母  
某氏庶弟培肇相與訪獲許蓋忠指示葬地啟攢以歸蓋忠  
率卒屯田月給猶服舊時衣冠

曾益字洪西臨川人以貢生特用歷官兵部主事出兵備貴  
州孫可望略地至黔鋒銳甚郡縣瓦解土司勸益且避入山  
益曰我守土臣也賊至義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死假

避山谷中朝廷何以官為即集兵民為拒守許賊至攻圍數月力竭而陷賊怒殲其一門事聞贈太僕寺卿先是其弟棧為蒲圻令賊來攻亦拒賊死而棧兄子吏部主事亨應以起兵死于諸生筠亦見害亨應弟和應又以不茹髮死時人謂曾氏五節焉

焦澗生字茂慈上元人修撰竑之子也以父任歷南京戶部郎中出知曲靖縣孫可望兵至被執不屈死武定同知楊于陞劍川舉人城陷亦死之

曾異撰字弗人福建營昌人崇禎壬午舉人以詩文名世同時陳子龍艾南英不能出其右知貴州永寧縣孫可望等陷黔寧滇郡邑望風降附異撰與其客江津進士程玉成貢生

龔義勳謀曰州據盤天險扼扼全黔棄之不守事不可為矣  
遂登陴守禦賊兵日益城陷自焚死

王運開字子朗四川夾江進士授永昌府推官累金騰道而  
福建上杭貢士劉廷標字霞起以特用來判永昌兩人官同  
郡又相好也未幾永昌缺守廷標並攝其篆沙定洲之亂黔  
國公沐天波走永昌兩人迎之及孫可望等入滇破沙定洲  
揚言為黔國公復仇屠臨安曲壻下楚雄大理移檄永昌迎  
天波歸天波信之將遣其子送款是時運開廷標方守濶滄  
拒戰天波止之且諭以其印往兩人曰印在我而聽公以印  
往是我降也且賊言何可信不聽兩人悉遣家人走騰越運  
開有弟運閻字子遠在著運間謂之曰弟未仕可無死將吾

妾俱西勿在此亂人意士民懼不降且屠詣運開聽事號泣  
運開慰遣之又詣廷標廷標曰賊伎倆吾業知之城之降而  
屠者亦屢矣衆哭益甚廷標取毒將飲衆始散兩人相謂曰  
衆心如此其何以守是夜運開縊僕奔告廷標廷標歎曰男  
子哉吾年老當先王公死王公顧先我耶遂沐浴賦詩三章  
亦自縊運開至永昌治喪門下有過天者運開曰我輩舍生  
取義何哭為殮畢屠之復走騰越可望聞兩人死節求其後  
或以運開對遂召之運開至潞江語僕曰此行將臣賊吾兄  
弟豈異趣耶吾死將吾骨與兄合葬題曰夾江兄弟之墓遂  
躍入江死數日獲尸其色如生永<sub>曆</sub>授廷標子之謀趙州學  
正三遷戶部主事被執兵索其賂之謀曰父子二十年苦節

安得賂令薙髮不可曰無以見我父遂遺炮烙而死

夏祖訓字仲有秀水人以歲貢除呈貢知縣孫可望入滇郡  
縣降附祖訓獨集兵城守城陷死最烈賊遂屠城其友吳縣  
舉人黃孔昭方知大姚縣與鄰郡得其實作詩哀之然後鄉  
人知其死忠蓋一門殲矣孔昭字含美經亂老不能歸其子  
向堅字端木崎岷萬里卒載之還鄉吳人所作尋親傳奇  
陳六奇字鳴鶯龍江衛人萬曆戊午舉人知景陵縣廉平民  
多愛之嘗曰我以公事夜歸民家必束炬以照輿從其無男  
子者婦女於門內應焉我何功於邑人而堪此見之惻然忍  
不加惠乎徒知曲靖南甯縣城破殺於東門

徐道興睢州人官雲南都司經歷署師宗川事廉潔愛民民

以殷富孫可望等入雲南屠曲靖道無集士民諭之曰城可  
守乎士民曰力薄兵寡何以抗賊道無曰然若等何罪徒膏  
兵刃可速去無顧我我死分也士民請偕去厲聲曰夫守封  
疆吾安所逃死言訖鬚眉奮張衆洒泣而去舍中止一僕出  
金二錠授之曰此捧金也一以賜汝一以治棺殮我僕哭請  
從死道無曰爾死誰收吾骨僕乃去舉酒自飲賊入大罵賊  
令出迎其將擲手中酒危擊之曰吾朝廷命吏肯從賊求活  
耶罵不絕口遂被殺同時張朝細廣通人由貢生授澤源州  
同知解職歸可望兵至謂其妻馮氏曰曾受國恩何顏對賊  
兩人並縊死子諸生耀慟絕復蘇葬親訖亦縊死

戴希嘉字孚依休<sup>圖</sup>人萬<sup>圖</sup>戊午舉於鄉崇禎庚辰授辰州

推官詰奸擒盜多設防禦流寇入楚者知有備不敢犯永[麻]  
朝議將擢用召至行在未出署而山賊卒至域內外火光四  
起官署亦火希嘉歎曰已矣吾可身汗賊手乎冠帶投火死  
著有冰心堂集

鄭雲錦字子素福建莆田人以明經起家歷任靈山合浦知  
縣乘粵陷後漳平伯周金湯復委署廣西太平府左州知州  
丁酉十二月再復南[圖]廣國公賀九儀又委署南[圖]府橫州  
知州戊戌正月十五日橫州破雲錦被執霸送至潯陽欲降  
之不可檻車置瑞州獄服鴆不死遂絕食作從西山義士游  
詩曰君不見蘇武留胡十九年沙漠噬雪與吞糞又不見文  
山三載坐小樓正氣衝寒低斗牛古人已往名存耳時地各

殊肝膽留逍遙躡步首陽山義士一去不復還我躡山巔拜  
孤竹不茹煙火洗心腸一日二日不食粟慷慨能歌西山曲  
三日四日粟不食斤罵獄吏無休息五日六日粟何如曉來  
曾把髮髻梳七日八日枯胃腸忠魂直到白雲鄉任教肌肉  
啄焉烏到底何人是故吾人生自古誰無死覓得死所幾人  
乎乃七日後竟不死在獄三年或勸其雜髮雲錦曰吾辦死  
久矣所未即死者為一日南冠之楚囚即為一日明朝之臣  
子耳及就刑談笑如平常

那 嵩

龍吉兆龍吉佐

那嵩字維嶽沉江土官之族屬也世掌他郎塞會土官無嗣  
高與仲弟崑季弟崙殺其族之長老未能襲陞知府淫侈好

殺道崙侵緬之普洱拒其地李定國之奉永圍至滇也嵩與  
崙入覲貢獻甚厚帝晏勞之有加禮晉嵩巡撫許便宜行事  
命其子熹襲知府授明崙佐明將軍黔國公沐天波以其女  
為次子忠顯婦入贅焉嵩感上恩遇慨然以身許國乙亥春  
大兵入滇定國奉帝走永昌吳三桂率兵追之嵩欲乘間襲  
雲南是時高應鳳許名臣殺石屏知府鄭相方來奔嵩族弟  
懷明將軍嶸延長伯朱養恩總兵孫應斗周長統馬東忠魯  
二力賴世勲許甲桂等亦相繼至遂定議起兵應鳳曰吾俟  
定國出永昌三桂以往禦我乃糾集迤東土司襲其後使吳  
三桂腹背受敵雲南可復也嵩不從遂出兵應定國有諫阻  
之者嵩怒曰腐儒何知大義吾受任撫軍世受國恩義不忍

負今舉大事成則汾陽王不成則為文丞相吾計決矣再阻者斬遂往攻石屏間提督張勇駐兵臨安距石屏僅七十里名臣虞其來援乃偽為三桂檄調勇赴會城勇欲行而名臣怨家發其事合印文武小異遂止不發高攻石屏不克九月三桂率兵來攻高遣養恩屯兵老武山為外援又設伏兵大竹箬以待石屏土司龍世榮知其謀導三桂由荆竹林出黃茅嶺抄伏兵之後十月六日抵元江高迎戰北門外養恩不能援大敗夜劫其營又敗三桂乃抵濠園之遺降將陽威至城下說高令獻應鳳名臣許仍故爵王應鳳名臣亦請自縛赴三桂軍門高曰吾三人同舉義豈以存亡易心乎不許乃積薪樓下禱以硫磺引火之物以死自誓三桂射書江邊令

士民縛嵩以獻免屠戮無有應者嵩亦射書樓外數三桂罪惡城上發礮幾中三桂三桂大怒晝夜攻城城遂陷嵩自北門策馬歸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無以報陛下與妻登樓自焚燬亦赴火嶧名臣世勲二力甲桂自殺應鳳應斗長統秉忠被執見殺時十一月六日也城既破崙自普洱赴省城降安置兩左養恩奔定國以障瘴死方嵩之初舉事也遣人報定國定國歎息謂其太早亦如應鳳之策云

逸史曰余讀徐少宰忠烈紀實云己亥正月永<sub>曆</sub>入緬過元江嵩奉事甚謹餽金以獻太史馬宣臣<sub>辨汝</sub>駭之以入緬道迤西而元江乃迤東地相隔二千里永<sub>曆</sub>安得過元江哉嵩之奉上在入滇之初其起兵也太史之父在圍城中親麾兵

事因得紀其實太史元江人也其言信有徵云

龍吉兆龍吉佐乃麻衣土司也辛丑正月為吳帥所獲帥問曰爾何故反兩人同辭罵曰我受國恩三百載仗義守死何名何為反帥曰爾猶不畏死耶兩人曰我盡忠而死誠賢於汝之不忠不孝而生吳帥怒拔其舌而斬之

逸史曰傳有之國君死社稷今之藩臬郡縣守令非即古之方伯連帥侯帥伯子男之君歟古者世其土民猶其家之子弟焉今者不世其土然而既蒞之則遂以其家視之儼然曰吾爾公祖也爾父母也爾宜衣食我而民亦遂曰固我公祖官也我父母官也殫其地之出竭其力之入金玉之貴蓬蓬之綠肥膾鮮異之品土木儀衛之具莫不致其美好阜其財

用不足則輟其長老之養以奉之不足則奪其妻子之生以奉之又不足則鄰里姻婭稱貸以奉之又不足則赤肌膚受榜笞而不辭若是則冤抑不之伸爭辯不之決盜賊不之禁天災流行水旱饑饉不為之卹嗚呼是直土寇也而且國有大故則挈囊擔資褰裳而遁甚者以其土奉賊以為己功夫彼固不知死社稷之義矣獨不知失陷城池之律與法令失陷城池者斬是即死社稷之義也非酷也特以後世不明其義而借律以示之耳明之死事者不少矣乃知其守土之義者不概見吳楚閩粵滇黔名都大邑半天下守土之吏不下數千員而慷慨徇義者寥寥若此豈亂世崩離文字殘缺失之紀載與吾於是傳即斗食末秩要荒土司不敢略焉嗚呼

其時之擁名城享厚糈而竄降相繼者以視此之諸君子不  
如螢火之較列宿哉

南疆逸史卷三十五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三十六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二

死事

嗚呼余每讀書尚至多士多方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當是時周之克殷數年矣以武周之聖撫循安輯德亦至矣而故國故君之感殷之民若不忍一日忘周公不得已反覆於天命之去留以消其興亡之感然則周之頑民殷之義士也南都之建其君相以兒戲亡其國竊怪廟堂之上忠烈之士何寥寥也以為聖祖列宗培養三百年不應偷薄至此及觀其後而義旅四起反側者歷二十餘年而後定嗚呼此可以見

禮教之效矣而可弗誌與其人行事不僅以起兵見者既別為傳而列其以兵事始終者焉

自北騎南下諸郡文武更爭獻版籍開門迎附反為之守江南副總兵吳志葵者吏部主事夏允彝門生也頓兵海上獨不屈先是有十將官者屯兵千餘陳湖中湖旁諸生陸世綸慮其為亂亦聚千餘人名為特角實防遏也適下令雜髮鄉民皆驚而胥吏乘勢魚肉民民洶洶思亂十將官因之遠世綸起兵殺吏胥而焚其舟於是松江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徐孚遠章簡陰與陳湖兵通志葵乃與參將魯之璵率舟師三千自吳淞江入澉泖將窺蘇州允彝出入軍中飛書檄聯絡士大夫四方聞之爭為響應華亭則總督兵部侍郎沈

猶龍下江監軍道荆本徽中書舍人李待問嘉定則左通政  
使侯峒曾進士黃潛耀總兵蔣若來崑山則鄧陽撫治僉都  
御史王永祚編修朱天麟吳江則職方主事吳易總兵黃望  
太倉則總兵張士儀宜興則行人盧象觀南則連休國僉都  
御史金贊西則達於浙中而嘉興吏部尚書徐石麒翰林屠  
象美嘉善職方主事錢稱知縣錢默平湖總兵陳梧海國舉  
人周宗彝等競以家資助軍為恢復計方  
清之下金陵也盛兵數十萬及克蘇杭又藉郡邑無賴子弟  
刈髮以充之勢益甚其

大軍駐金陵一軍駐蘇一軍駐杭一軍駐沿海吳淞等處允彝  
計欲身與志葵入扼蘇州斷其首尾石麒等率嘉湖兵兵于

龍孚遠旗默等聯絡浙東西之師共辦南寇破杭而守之峒  
曾率其邑兵聯絡海東舟師本徽張士儀等殲駐海上者旬  
容二溧溧水溧陽宜興之兵直走南京馳檄九江督袁繼成及江  
楚江北諸宿將觀望順逆間者伏艦江中伺敵窮北渡半濟  
而後擊之計定約蘇州捷音至尅日同發而志葵所率海上  
軍素怯方攻蘇州副將魯之璵以三百人先登斬香門而入  
清帥匿其騎於學宮兵入城四五里不見敵內有疑欲還騎  
兵突出馳之三百人皆陷之璵鬪死於是軍兵爭思引還志  
葵不能止允彝流涕徧拜之得少留時吳中民兵十餘萬客  
賈僧道咸來助師及嘉興平湖嘉善江陰華亭青浦嘉定崑  
山上海句容溧陽所在遂殺長吏為明守得首級及輜重五

城無算城守近百日然諸民兵皆卒起無甲仗又少馬什不當一蘇州據倉庫憑空堅城方間外變督兵民藉髮尤急又慮民間城出則嚴閉諸城門率騎巡城中掩殺數千人民不得不出髮髮刈馳之登陴拒守志葵數出師仰攻不得入而清兵駐杭及沿海者復大發兵攻陷諸郡邑二紳懼禍潛往通於

清兵遂潰或執或殺今自主兵大僚外錄諸士之守義不屈者具其概云

張錫眉

龔用圖

夏雲城

唐全昌州

嘉定紳士之城守也為最先侯峒曾黃澹耀而外得數人焉

皆勸力行間而與城俱亡者也其生平行事忍沒之乎張錫  
眉字介茲上海人庚午舉人素有志行嘗孤館獨坐一女子  
窺之投簪於几上正容不動至明日即辭歸亦終不言也歲  
大稔力請有司發粟賑之力復募以葬殍者以干計好行其  
德如此城破死於兵妾何氏抱女赴水死

龔用圓字智淵辛酉舉人選秀水教諭乙酉棄官歸龔氏自  
宋元來稱文獻故家兄用廣方嚴有志操用圓精研經學互  
相師友鄉人稱之城破兄弟皆投水死

夏雲蛟字起霖嘉定諸生家貧篤行好學與黃澹權齊名城  
破與唐全昌俱為兵所殺

陸永明

徐念祖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傅嶽之

陸厚元

松江之城守也華亭教諭睦永明字嵩年丹陽舉人先有書訣其子曰國且亡我有三不可生平日以節義自命亦嘗以勉人一也賦性梗直觸境輒動二也且我名命之於父修短視明三也城破題詩明倫堂自縊

尚寶司丞徐念祖與妻張氏妾陸氏李氏同縊

有舉人傅嶽之者參吳志葵軍事春申浦之敗與華亭諸生戴泓皆赴水死

衣工陸厚元城陷積薪於門語其妻曰能完節乎曰能厚元舉火與其妻子女皆焚死

沈鼎科

戚勳

馮敦厚

呂九韶

夏維新

王華

黃毓祺

徐趨

閻應元之守江陰奇矣烈矣其佐之守而死事可紀者邑人兵部主事沈鼎科字鉉臣辛未進士城陷自縊家人葉發之不守而去兵斲棺取其首

中書舍人戚勳字伯屏甲申謁假歸至臨清聞國變臨清人欲留之參軍勳曰此非吾死所南渡奉教督閩餉事畢而國亡佐應元守城城陷召妻子投之中忱視其既縊北面再拜自起舉火火熾乃自縊從死者凡十二人

江陰訓導馮敦厚字培卿金壇人冠帶南向自刎於明倫堂

妻王氏與其孀妹結衽投水死踰月一女歸姜者聞變亦死之而武進流寓諸生呂九詔江陰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于城將陷時皆痛飲自刎

黃毓祺字介子江陰貢生與弟毓初俱有名與時毓祺深於禪學而性慷慨忠義其門人諸生徐超字佩玉亦有氣節江陰城守毓祺與超起兵行塘以應守城曾王選授兵部尚書賜敕印江陰破毓祺亡命淮南超與其黨棲山中明年冬率王春等十四人襲江陰十四人俱死超被獲見知縣劉景綽長揖不跪左右叱曰非爾父母官耶何不跪超厲聲曰此降臣耳何父母為景綽壯其志欲釋之曰我知子非謀逆者圖有所親在獄欲篡取之耶超曰我何親在獄志不忘明欲有

所為耳景綽曰若然子必死矣趨曰我固不欲生耶景綽又  
曰子誠奇士吾將薦之以官趨曰汝大明進士位至監司亦  
不卑矣今降而為令汝為官不能自擇而為吾擇官乎景綽  
曰吾非得已借以吏隱耳趨曰汝外吏欲去則去天壤甚寬  
何至呈身於敵含羞苟活哉景綽慙連呼送獄丁亥正月八  
日殺之已而聞毓祺亦與同事收其子晞兄弟下獄而迹捕  
毓祺戊子毓祺在秦川寄書其所善江純一者用故時官印  
識之而為純一之客所得純一懼禍遂告變毓祺見執入江  
[置]獄令具爰書索筆書曰道重君親教先忠孝某避禪已久  
豈有官情義憤激中情不容己明主嘉誠遣使授職招賢選  
駢分所應然哀憤曠官死有餘責謹抱印持終身埶子鄉之

義己丑三月獄成門人鄧大臨告之緼祺命取襲衣自殮跌坐而逝當事戮其尸大臨號泣贖其元歸葬變服為黃冠去大臨字起西常熟人晞等輸入官配功臣家鄉人欲金贖之教授昆陵晞有學行不愧其父妻周氏死節尤烈邵長蘅為之傳云

王佐才

陳大任

朱集璠

陶 琰

周室瑜

崑山之守其議發於朱天麟召故令楊永言主縣事永言雲南人善騎射當是時縣丞閻茂才方獻降冊用為知縣紳士共執茂才殺之貢生陳大任議迎王王佐才為帥佐才字南

陽自狼山副總兵罷歸年七十餘矣大任虛所居為帥府身  
自裹甲畧行伍諸生朱集璫等助守甚力參將陳宏勛率壯  
士百人至以為右帥

大兵東下宏勛率舟師迎戰不利退入城遊擊孫志伊沒於  
陣佐才登陴死守七月六日大雨城陷天麟狼狽出走福建  
佐才冠帶坐帥府被執死之永言匿民間得免大任時已出  
城語從者同起事而以我獨免非丈夫也復入死之妻張氏  
子思翰皆死士民男女死者數十萬

朱集璫字以發貢生陶琰字穉生庠生兩人皆有志行而相  
友善共勵實學集璫為教授大師弟子至數百人然留心世  
務先是嘉定崇明二邑不轉漕崇禎中以軍興令崑山太倉

長洲吳縣代輸而二邑償其值自是民大困崑山輸粟萬二千餘石值不能盡償集璫致書同邑縉紳曰邑中利害有大於是者乎夫二邑不轉漕非倖也已輸值於正稅矣今以額外增之民安得不病白其事上官除四州縣之累而二邑卒亦不漕邑東有夏駕湖又南為雞鳴塘竝承太湖吳淞江之委海潮擁沙漸為平陸邑往往病水集璫相度地形條議開濬之術於邑令親為庀材督役復水故道凡六閱月而工竣民大利之崑山起兵助王佐才城守城潰投東禪寺之後湖死璫世居雞鳴塘去城二十里得鄉勇三百人率赴援未至知城陷乃還數日以發其死矣夜自縊其子藁葬於祖墓之側而集璫果於是日死越數日集璫柩至以兵梗不得歸葬

亦厝於琰之右時人為之語曰朱斷斷陶值值生同學死同  
域集璜門人孫道民張謀亦同日死

周室瑜字服堅丁酉舉人知儀封縣罷歸為人有膽力兵起  
守東門與子朝鏞執戈司鉤城破率家丁披甲持戈以待兵  
入輒殲之朝鏞亦奮劍斫傷數人既而鐵騎四圍登屋發矢  
如雨父子同遇害室瑜妻諸氏被執不屈死朝鏞妻王氏自  
縊其他城守死者蘇達道莊萬程陸世鏗闕死者陸雲將歸  
之甲周復培罵兵死者陸彥冲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斌救  
母死者徐沼從容死者吳行貞王在中

王 湛

王 湛

徐守質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同時太倉諸生王濬王湛皆起兵攻城王太倉巨族也湛字道光性尤剛毅雜髮令下慨然語濬曰吾誓與此髮為存亡即集里人陳說大義聲與泪俱衆曰君欲何為湛曰新守強劫民耳吾以衆往當為不摧陷者里中從者數百人濬湛與其友蔡仲昭魏虎臣等橫刀前馳圍城城中人登陴笑曰此烏合耳何能為舉礮擊之衆皆伏地不能傷乃訐曰此知兵者於是禁舉火以虞內變三日突煙不起人聲寂然衆謂其怯也以靡遮矢石向城辱罵越日則單衣荷戈直抵濬畔自長至未盛暑饑疲守者乃開門以十二騎突馳之衆方解衣揮汗遂大潰濬先受傷赴水湛砍一騎未及為所殺仲昭虎臣俱戰死

徐守質常熟諸生字也野王王奉母避兵於鄉鄉兵起守質以母病不能遷兄守垂謂之曰爾去我留方相讓而兵至守垂遁去母與妹俱投井死守質從之兵挽其髮守質踏坐而罵殺於井旁其友馮知十狎遇大兵於客舍奮臂格鬪中矢死

麻三衡

吳漢超

園國之兵主之於邱祖德而麻三衡吳漢超相與佐之皆奇士也三衡字孟旋宣城人布政使容之孫也生有異相好習武事與沈壽民梅朗中徐律時沈士柱皆知名於時三衡尤以詩酒自豪既起兵與胡太平阮恆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共稱七家軍皆諸生也駐兵稽亭每戰三衡策馬舞

大刀先登陷陣敵人望而畏之後以衆寡不敵被獲殺於江  
[圖]七家皆死

吳漢超字許公宣城諸生也為人強直有膽決深沈不露甲  
申之變哭於廟與其友馮廷元謀募師赴難會宏光立乃止  
己而南都復失慨然曰天下事遂已乎議保[圖]國境衆無應  
者乃走涇縣從尹民興起兵涇縣之城守不減江陰

大兵久而後克損傷者十七八故至今聞二縣之名輒破膽  
漢超力也師潰匿華陽當塗人徐淮聚衆駐華陽聞漢超名  
禮而致之用其謀連破谷溧水高淳溧陽涇縣太平等縣漢  
超曰我兵少聚而守城則無以攻戰我以遊騎四出使彼疲  
於奔命乃可乘此伍員所以覆楚也以故所克州縣皆不守

然是時國新喪亡民心已渙而漢超復無以撫定故終之以無成丙戌正月四日襲圍國府已入城同知王家梁勒兵巷戰圍國漢超鄉郡人各顧其家莫有鬪志遂潰訊俘卒始知為漢超主兵於是圍其家令曰不出且族矣漢超乃歸死問其同事漢超曰郡中十萬戶誰非吾黨不可一二數也臨刑終不屈膝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氏墜樓而死

吳應箕

龐昌胤

池州則奉朱盛濃為主而吳應箕應之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復社領袖也言論風旨士爭趨之公卿以下視其臧否以為榮辱阮大鍼在南都應箕率諸名士噪而逐之大鍼不敢較然憤甚欲甘心焉宏光立應箕亡命走他鄉乙酉起兵攻池

州復建德東流及十月而兵潰逃入婺源祁門界為黃總兵所獲不肯屈將戮於市應箕曰不可遷至於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頭豈汝可斷耶伸頸謂總兵曰以死煩公遂死

龐昌胤字再玉四川西充人崇禎丁丑進士知青陽縣國亡棄官隱九華山與邑人孫象壯謀起兵事覺被執行至五溪橋店後夜扃戶而卧明日推窗入則死矣卒不知其如何而死也

謝球

趙初浣

司石磐

吳源長

錢國華

繆鼎吉弟鼎言

其餘所在蜂起者溧陽則諸生謝球涇縣則兵部郎中尹民  
興諸生趙初浣鹽城則司石磐廣德則大學生吳源長如皋  
興化則諸生張明聖等十四人而繆鼎吉兄弟最有戰功至  
英霍之間義寨相望不可勝數也謝球字石攻兵備道鼎新  
子也既起兵士卒欲取餉民間球不許而散九月被執使之  
輸資球曰我大明諸生豈以貨活者至溧水殺之趙初浣字  
雪度與尹民興守涇縣

大兵攻之久乃克民興遁入福建而初浣見殺遂屠其城司  
石磐與豐都司同起鹽城兵敗被執至淮安見北撫不跪都  
司欲脫之曰此吾劫之為書記者石磐大呼曰公言何謬吾  
實首事下獄六十餘日痛斃狂歌臨刑大罵而死吳源長起

兵梭山與裘君量等攻廣德克之至湖州而敗其時溧陽副將錢國華起兵遙奉瑞昌王者亦戰敗殺於對埠繆鼎吉與其弟鼎言俱有臂力車場鹽丁也乙酉秋淮人王翹林等奉宗室新昌王起兵克鹽城新化鼎吉鼎言應之殺官兵數百人防禦稍疏騎兵猝至鼎吉持長矛連刺騎兵十餘人叢箭而死鼎言仍聚眾攻城屢有斬獲衝其營不動鼎言轉戰不息饑不得食遂被擒帥愛其勇欲釋之不屈乃殺之浙東俱贈參將其餘十四人亦皆死

馮宏圖

周損

傅夢弼

傅謀之

桂蟾

義堂和尚

侯應龍

王煇

史可法之守揚州也人訛言不死戊子春廬州馮宏圖因之  
號召人眾遠近以為信多應之者攻英山霍山六安皆下之  
已而敗沒無為州吳光亨巢縣葉士章皆以內應見殺自是  
英霍之間各建義寨共四十有八所有周損傅夢弼傅謙之  
桂蟾義堂和尚侯應龍王煇之屬周損麻城人崇禎癸未進  
士授饒州推官行取御史

大兵入江西損走福建隆武授兵部尚書賊敗損歸麻城舉  
其姪周羽儀起兵聞石城王朱統錡在飛旗寨乃率潰卒數  
百人馬數十匹歸之夢弼者以貴州選貢授泗州教諭獻禦  
寇策有功陞鳳陽同知遷安慶知府及安慶破出走潛山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統湖寨謀之者故潛山典史桂蟾者鄱陽諸生也從嘗起義  
從淮王義堂和尚者故公安貢生國變為僧至是皆歸統帥  
其後統帥敗諸人皆見執霍山人侯應龍與張國容楊國士  
等有兵萬人佩義勝將軍印與王煬合軍攻霍山不克還保  
舒城潛山間己丑自劉家園出攻獅子寨及南關克之營管  
家渡又移將軍渡寨正月寨破俘至江甯不屈膝死之王煬  
守定安羅田舉人也知涇川縣歸里乙酉與曹胤昌起兵戊  
子秋破廬州不守轉戰蘄黃間屢有斬獲己丑粵中進兵部  
尚書總督鳳陽庚寅二月戰潛山太湖間兵敗死於江甯

盧象觀

方明附

葛麟附

顧杲

江上之師起於盧象觀而方明葛麟皆與合軍者也象觀字幼哲總督忠烈公象昇弟終未成進士授金溪知縣未任改中書舍人忠烈公智勇知兵有謀略為督撫甚著威名象觀習其家學以仕晚未見用也

大兵既渡江象觀與宗室朱議漚遇於西湖相與痛哭入於忠肅祠誓同起兵至茅山以象昇故將陳坦公為先鋒多所殺傷謀攻南京金陵人朱君兆者奇士也為象觀計曰京城雄深攻之猝未易拔而

大兵四面萃於我敗道也公蓋謀內應者乎象觀曰如何公君逃曰某習知邑中之豪願與朱君先入公定師期告我我從中起事舉火以應焉已而遣僧至君兆所約期僧至

清帥告變

清帥嚴兵立誅君兆而自舉火誑外象觀薄兵城下燒太平門騎兵出城突馳之象觀大敗精銳盡喪議滙匿水竇中得逸復與象觀至宜興稍收士卒出攻溧又敗象觀亡入太湖而廣德屯田都司方明迎議滙入其軍字明問之素與吳興豪傑相結起兵拒廣德既奉議滙義師多應之於是破孝豐圍國臨安等縣軍聲大振隆武聞之封議滙為瑞昌王方明等投官有差亡何

清帥張天祿自徽州出攻方明不能禦棄王走浙東鎮江人潘文煥匿王於茅山居舍久之其部曲喜正之鎮江買弓事覺有司捕正稜治之遂得王王遇害事連文煥文煥見正嚼

齒大罵曰吾死何足惜吾王一日尚在人心一日未散亂子  
乃壞我大計奮起批其頰其子哭文煥曰我死忠汝死孝傳  
之天下後世義士頌述焉不然我老淚也誰復知之至金陵  
洪承疇欲屈之不可被殺一女亦不食死其明年方明回至  
長興有疑其為謀者執至防將郭虎所一小卒識之指曰方  
明也遂斬之象觀之入太湖也與葛麟王期聯合有衆二萬  
奉通城王盛徽居長興八月二十八日大戰於小渚葛麟死  
大兵蹙之象觀知不免拜其衆曰我兄弟受國厚恩無以報  
稱空煩公等死有餘愧自投於湖有小卒泣而掖之出象觀  
曰愛我不如成我義也遂自沈而死陳坦公總兵毛重泰俱  
戰死

葛麟字蒼公丹陽人與象觀同舉於鄉生有膂力貌類武夫能開數石弓宏光立巡撫祁彪佳薦其才勇授中書舍人與鄭鴻遠協守京口上便宜十二事又請練兵於江北皆不報京口破不至家而走海上同總兵吳志葵起兵復青浦志葵敗見擒潰卒無所歸推麟為帥乃引舟入太湖是時職方郎中王期昇起兵西山奉通城王麟乃與昇合未幾盧象觀亦至軍遂盛期昇實不能軍以兵威肆掠鄰境而已民苦其暴引

大兵焚期昇舟期昇遁象觀危甚麟望見火光率三舟衝之軍吏曰衆寡不敵毋陷死地麟曰臨難不救同盟之謂何手持長矛力戰舟師遇者皆披靡連殪六七人於水

大兵素聞其名及戰羣指目之噪曰長而肥者萬帥也萬箭注之而發揮矛如風矢不能遇害乃擲炬於其舟舟焚燬赴水死

無錫人顧杲以起兵未遂先為人所殺尤可惜杲字子芳端文公憲成之孫為人粗豪尚氣以名節自任端文講學東林書院清流多附之由是東林遂為黨魁皆引端文自重而杲為其宗子故雖未任而名甚高阮大鍼既廢居金陵思結納後進以延譽乃蓄名姬製新聲日置酒高會士雅遊者多歸之禮部主事周鍾惡之曰以亂萌也因草檄名曰南都防亂引諸名士以排之而難於為首者杲曰舍我其誰大鍼意大沮恨甚及大鍼得志杲猶所為無顧忌為萬言書名曰疏忠

上於當事所慮佳撫吳嘉其義為築禮賢館招之保護之甚至大賊乃募人劫之有徐函者應募士英即擬旨逮問而副都御史鄒之麟與杲有姻連稽其駕帖未旬日而國亡事解大兵抵常州知縣林飭遁邑人王如玉顧君起獻降冊杲方起兵以應江上遇之砂山杲怒命所部執之兩人大呼曰此賊兵也是時砂山人團練以禦盜不知為杲也信之羣起執杲杲無以自明乃曰願誅如玉君起以後死砂山人聽之於是被害既而審知為杲則大悔立祠祀焉有巢之梁者常州舉人字伯貞知曹川歸里乙酉從軍於孟何兵敗父子俱死

吳 易

孫兆奎等附

太湖之軍起於吳易而孫兆奎等佐之其軍為特盛先是

陸世綸字兆魚以財雄於陳湖會國變散財募士保障鄉里  
湖旁諸生沈自徵輕財任俠亦知天下有變造漁船千艘於  
湖自徵死其弟中書舍人自炳收其船以集兵而主事吳易  
因之以起易字日生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不謁選而歸宏  
光立謁史可法於揚州可法奇其才奏授職方司主事參軍  
淮上乙酉奉檄督餉未復命而南京不守六月

大兵徇吳江縣丞朱國佐以城降有諸生吳鑑者字子儀欲  
起兵誅之會黃蜚兵至無錫鑑大喜徒手入縣庭罵國佐國  
佐執送蘇州州守詢其黨與抗聲曰孔子孟子張睢陽顏平  
原皆是也何問為殺於胥門易聞而愾之起兵擒國佐拔其  
父汝延令殺以祭鑑於是舉人孫兆奎諸生華京吳旦等皆

募兵至以水師千餘人屯長白蕩出沒五湖三泖間多所殺傷

大兵之初至也未習水戰易使部卒習水師者謀農民散處湖畔

大兵掠民舟以濟劫人操之前散處者來操其舟棹至中流猝入水鑿沈之溺死者無算是時部郎王期昇吳景夏等奉通城王盛淑起兵西山克長興而居之然兵不及易之強故皆易依以為助浙東拔易兵部尚書封長興伯閩亦授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忠義伯八月總兵吳兆勝以舟師至既敗葛麟象觀等軍引兵遣易二十四日出戰塘口獲敵舟二十次日大雨不設備為

大兵所襲大敗易子身走父承緒妻沈氏及女皆溺死一軍  
盡覆華京先驅妻子入水格殺數人卒繼至于與搏戰相持  
溺死沈自炳與其弟自駒及趙汝珪吳旦等皆戰死自炳字  
君晦自駒字君牧汝珪字子玉旦字爾赤京字壯與皆諸生  
之有志行知名於時者也孫兆奎兵敗將走念易妻子在軍  
中恐被辱視其赴水然後行遂為追兵所獲至江圍見總督  
洪承疇大言曰先帝時有一洪承疇督師賊殲身死疆封先  
帝親祭而哭之今又一洪承疇一人耶兩人也承疇曰汝無  
問一人兩人也汝自為一人事耳驅出斬之時義旅四起多  
肆剽掠惟世鑰毀其家以集眾禁部下不得妄掠一錢犯者  
必死故其軍獨靜後知事不成為僧去明年春吳江人周瑞

復起兵屯長白蕩江副將討之而賊八百人皆死軍聲復振遂迎易入營其秋易至嘉興與倪曼青合營集飲友人孫璋家偵者知之引

大兵猝至易與曼青並被執殺於杭州草橋門孫璋父子亦死易部將茹文略餘姚人字振先騎勇善戰少從軍長興為千夫長浙西既降文略獨攜壯士十餘人入太湖從徐雲龍破長興戰屢有功雲龍死乃歸易易擾禮之奏授總兵每持長矛陷陣易八月之敗文略手刃數十人身亦被數十鎗血盡而仆兵猶疑其佯死數刃之

大兵去稍甦捧其頭而走至潯溪休於野廟廟祝見而識之曰子非茹某耶持之而泣傳以良藥百日始愈聞行至長興

訪母妻子皆遇害矣丙戌三月又從軍於麻湖與

大兵力戰所殺過當援絕而亡其將周志齧突圍出收餘衆  
自保魯王遙授參將明年夏兵敗赴水死

李總兵

任源遠附

吳福之

徐安遠

其與易同起兵太湖者有李總兵失其邑里名字而諸生任  
源遠吳福之徐安遠等皆附焉源遠深沈有大略見所在兵  
起因往來諸寨求可與共事者皆不稱意喟然歎曰天下事  
遂無可為乎我視諸軍皆兒戲耳家居久之福之起兵約與  
之就李氏於青城柵福之字介公閩中禮部尚書鍾鑾子也  
鍾鑾在閩時時以書誡其子無負忠義至是與李合軍與

大兵數戰李氏兵潰自劄源遠被執至溧陽當事命之疏源遠曰若非明臣耶見我不愧死而尚欲屈我乎當事曰子年尚少蓋少待之源遠曰汝惟有待故至此余何待遂死福之自書其衣曰我生不長遭此兵燹從李勣王冒險不避血戰三月誓死不貳再舉不克全軍失利公既成仁吾亦取義不揣小子敢附斯意投湖而死安遠字世脩武進人兵敗被擒不屈見殺妻楊氏妾蕙香皆死之

金有鑑一本作有鑑

徐昌明

通城王之起兵長興人金有鑑奉之有鑑字改玉有勇力王以為總兵六月率許昇沈磊沈士宏金艷色等破湖州守十餘日再督兵萬餘攻長興破之有鑑方棄湖州而

大兵即入守之有鑑乃移師再破湖州八月獲盛淑於太湖  
湖州無備

大兵復獲之有鑑屯兵大雪寺嘉興諸生徐昌明吏員王士  
麟引兵會之再取長興士麟戰死十月有鑑敗於呂山王遣  
金拱宇毛蜚卿等率眾二千奪長興不克又遣總兵賈應龍  
楊觀象吳永昌參將金筠鹿等率兵千餘助之敗回梅溪聞  
王弟盛潯被圍於合村有鑑援之身中二矢收健卒數十間  
行走宜興與岑元泰保鳳洲寨十二月

大兵至山寨大敗之再戰又敗之明年正月復攻長興有鑑  
元泰俱陷陣死

徐昌明字闡如本與盧象觀同奉瑞昌王王署為監紀推官

王敗奔西川嶺與有鑑合軍死於長興西門

朱大定

錢棟

錢旗附

錢黥

呂宣宗

大兵之下浙江也傳檄而定兵不血刃郡縣皆置官吏矣閏  
六月雜髮令下嘉興民不從不期而會者數千人相與殺秀  
水令胡之臣閉門拒守而推翰林屠象美主兵象美潞王嘗  
敕令備兵者也乃迎鎮將陳梧為帥兵部主事錢棟毀其家  
以招兵部尚書徐石麒亦入受盟然皆文士不知兵事卒亦  
市井子無甲仗器械

清帥在杭聞嘉興反遣騎數百襲之城上聞胡茄聲已膽落

陳梧率眾禦之三塔大敗象美出走亂民追殺之復聚守十六日而城陷北兵入屠其城徐石麒先自縊錢棟殺於水陳梧走浙東

朱大定字君求秀水人文恪公國祚第六子也以蔭為成都通判强武多智奉檄捕寇有功陞同知獻忠入蜀先遣其黨攻成都督撫諸大吏惶懼失措大定曰聞賊抵城三晝夜下遇石銳挫矣疾出奇兵擊之可得志不聽大定夜率壯健數百縋而出斬死賊百餘賊大驚還三舍大吏始奇其才遣入覲便道歸里南都陷首倡起兵拒守嘉興屠象美繼之及城破男婦爭出大定手劍當門護之存活甚眾於是由湖湖航海至紹興條陳方略王悅授監軍副使使還收舊部會長興

伯吳易戰死大定代領其衆患病居文恪墓堂

大兵猝至執送杭州不屈死諸生張叔韓孫問遠與同事朱大定戰死有周天者嘉興人城陷走吳易軍以舟出師沒蘆區白蕩間為先鋒參將殺敵軍頗衆攻復嘉善多其軍間說總兵吳勝兆使舉松江以歸不克被殺臨命謂人曰吾再生猶當橫戈殺敵慷慨而死

錢棟字仲馭大學士士升子也性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嘗與友人余生讀漢書一日欲盡司馬相如揚雄東方朔元后十數傳以長上口酉背抄棟差三十五字余生差二十字其強記如此舉崇禎丁丑進士年甫十九授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尋擢廣西僉事未赴請終養歸嘉興兵起首輸餉萬金與

兄旃分防嘉善間出偏師遊擊銳甚及城潰棟以孤軍起松江屯三泖上與徐孚遠孫臨等合師勢復振八月松江陷將間道赴閩舟抵震澤

大兵尾之棟知不免自沈死小僮秋煙從之明日擁棟尸僵立湖中人以為異旃字彥林雲南巡撫士登之于崇禎六年舉順天鄉試性豪俠善待士客來歸者飲酒供帳皆與己等客噴噴稱錢長公宏光初授職方主事棟敗死旃鬱鬱家居後以藏匿陳子龍論死籍其家子默字不識年十五成進士知河南縣吏治精明有政聲同父起兵及敗入黃山為僧號無知大師戊子遊山陰卒或曰避迹滇黔不知所終

呂宣宗字亮工崇德人曾祖漢尚淮府南城郡主祖元學萬

廨庚子舉人知繁昌縣宣宗注而英敏好用劍洞曉奇門遁甲吳江沈自炳見而異之闕部史可法開闢揚州辟其父愿良為贊畫推官自炳遇之幕府謂可法曰是碌碌者奚能為乃兒可耳可法問其狀亟召之未至南都陷宣宗走謁魯監國於紹興投扶戎義將軍給敕印使從吳易黃蜚軍既戰敗走匿洞庭山為僧以父病歸邑令利呂氏富遣人收之入見不跪捶其膝至碎在獄日從容賦詩臨顏柳帖臨命呼曰今日可以報先皇帝矣年二十有四

俞元良

周宗彝

姚志卓

張家運

錢連

章清臣

邵一桂

洪有復

浙東既以義旅奉魯王監國畫江而守其人衆兵而熊汝霖獨以數百人渡海襲海甯士民迎之者萬餘人汝霖欲擇一人主兵時杭州紳士多避地海甯聞汝霖至皆來會然莫不首衆持論汝霖數陳大義有進士俞元良者字綏穀慨然曰豈公一人之事耶某焉敢獨後遂任城守未幾賊死

嘉興之城守也海甯舉人周宗彝字重五亦集里中少年應之諸生鄭雪舫袒臂呼市上集者千人後餉不足里民不便潛引

清兵擊之俱戰死宗彝一門殲焉

姚志卓字子求長興人乙酉閏六月與參將方元章起兵以

大興傅比長恩閣鈔本

錢塘人張家運為將破餘杭不守十二月走於潛

大兵破之遁去元章戰死丙戌十月又戰江山兵敗遁入處  
州山中十一月出玉山

大兵圍之其兄志元偽稱志卓已降志卓得脫而志元見殺  
是月與詹兆恆同破永豐其後遷徙無常乙未冬入海攻崇  
明歿於陣浙東封仁武伯嘉運字起芬監國授總兵官監國  
亡被執至杭懸之樹上射殺之生平不讀書臨刑有詩曰頭  
能過鎖身方顯死不封泥骨亦香

錢達華亭人為魯監國總兵守錢塘江有戰功紹興陷航海  
至閩鄭成功承制授破虜將軍復走太湖集黃聖吳易舊部  
往來瀕湖郡縣大帥以舟師邀擊屢之為所敗乃湮太湖諸

口以困之

朝聞達名令必生存以獻久之糧絕兵士死者過半將潛入海漁人以告遣水軍邀截大呼曰請見錢將軍達知不免躍過舟厲聲曰大丈夫事敗死耳至蘇州巡撫羈之大第使銳騎環守之知縣朝夕視候有一樓船忽至報曰錢夫人來視將軍騎引之入則達之妻楊妾王也居一日妻留妾與諸媵婢復去守者問之達曰吾遣妾還太湖傳諭諸部解散耳大帥信之送至湖口越二日達置酒召令守飲其妻亦出達與妻南向坐守令東西向坐飲半換席妻拜而入即赴井守令大驚遣人亟救達止之詰旦達問守者曰汝等各以土三石見贈當有厚賞諸騎欣然負土達使填井須臾井口平達親

鋪石版其上拜而祭之數日械赴京令還殺於華亭行次山  
東竟不入以死妾返太湖亦自經同時有唐彪者字起凡仁  
和人與同邑陳萬良同為魯監國總兵屯天目數往安漢徑  
山瓶窰諸軍與達各軍為犄角所統五六千人皆以白巾裹  
頭號白頭兵瓶窰之戰死者過半殺

大兵亦復相當尋戰於安漢以死萬良

大軍招降不往出至臨平鎮被執不屈死

章欽臣會稽人紹興監國欽臣舉兵屯稱山與

大兵相拒經數月殺傷相當會其卒內叛與其妻金氏皆被  
執欽臣內對簿氣稍靡金氏呼曰君為將不能成功即死已  
晚乃俯首欲求生耶因憤罵帥怒以刀觸其口欽臣磔死金

氏以與士抗聲曰我夫既死我豈肯獨生幸速加刃命推出  
斬之金氏曰夫既磔則我亦應磔忍殺我夫獨磔乎帥從之  
罵不絕口而死

邵一桂一作字友濤餘姚諸生刑部尚書陞之孫也監國立  
念世交國恩義當死報使其弟一梓往謁監國備陳欲起兵  
以聯水陸之勢願得令旨從事監國壯之授一梓威虜將軍  
印使還起兵甫二旬有衆萬餘屯四明山於是金華浦江諸  
師不期而應麀戰三載一桂與弟一槐一棠俱陣沒一梓被  
執臨命謂行刑者曰不可破吾網巾使吾無以見君親於地  
下兀坐受磔弟一梓復破家起兵屯四明山一載得其兄一  
梓之仇丁姓者斬之以祭歲餘糧盡欲率其衆赴舟山道遇

大軍戰而死兄弟五人前後殉國其烈如此

洪有禎字亮士嘉禾里人也嘗投徒里中督其子弟甚嚴鄉父老以為儒者也丁亥兵起有禎旋從挾客紆海上壯士數百人入拒漳浦未幾而陷執見大帥挺立不跪指而罵有禎口木納時方憤怒語格格不能辨目直視髮上指傍執刀者皆大駭帥怒命磔於市懸頭東門署月色不變青繩不敢集者久之一卒取而投之濬於是門卒皆病狂若有物擊之者乃相與求其頭羅拜而瘞之有禎早歲工書賈人持售外國得重價云

王 翊

王 江

趙立言附

王翊字完勳餘姚人王江字長升慈谿人兩人俱邑庠生皆有志略而翊尤強毅魯王監國翊起兵海濱與江上師為聲援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浙東不守翊渡海至舟山說黃斌卿攻圖波許為內應歸而結圖波舉人楊文瓚諸生華夏屠獻宸楊文琦董德欽王家勤等令兵至從中起事為降紳謝三賓皆變夏等捕入獄己而斌卿以舟師至

大兵擊卻之使詰夏等之同謀者夏慷慨對曰忠義之士何可多得無己則高皇帝與先帝耳以故夏等誅死而翊得不名捕翊遂結寨於四明山翊主兵江主餉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入四明與翊合兵守杜壘浙撫遣兵攻破之且令村民團練人自為守翊以

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俞國望山寨京第遷民舍久之  
翊謂其部曰北兵雖健非團練為之嚮導則山形險惡未易  
窺也彼固吾明赤子乃反導敵為寇亦不可不誅乃自天台  
至四明擊破鄉人之團練者隨道收兵一月至萬餘人京第  
亦出己丑昏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  
蕭山則石仲芳會稽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  
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千里之間屹然相望然皆鹵掠暴橫  
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且耕且屯獨不擾民又單弱不  
成軍惟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五營五司翊善  
治軍有暴惡者立時誅死賞罰明信四明之爭訟者不至有  
司而至營翊所剖決無不悅服江勸分富室履畝而稅人競

古史卷之三十一  
樂輸列城望之如強敵城門為之晝閉守令皆薦誠通使六月魯王至健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朔河南道御史江戶部主事朝士皆以為賞薄尋朝舟山觀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會稽人嚴我公以招撫至浙湖州栢裏甫會稽顧虎臣等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入四明山朔之前營黃中道烹其使我公遂去庚寅三月入覲舟山加兵部左侍郎八月破新昌之挾虎山九月

大兵將攻舟山謀曰四寇不除何以靖外乃大會師於大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技伏聽者朔遁入海京第以病不能行為降將所殺辛卯七月朔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朔傍徨無所寄二十四日行至北溪為圍練兵所執是夜

大星墜地野雉皆鳴過奉化賦絕命詞其在繫也每日束縛  
掠鬣謂守卒曰使汝曹猶得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二日  
羣帥會訊於定海翔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劉帥  
注天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脅翔不稍動如貫植木絕  
其吭始仆從翔者二人亦不跪掠之跪則跪而向翔見者無  
不泣下非獨王公忠也其從者亦義士也

大兵之入山也江母為金帥所得以之招江江削髮以僧服  
見安置杭州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躐鄰居無  
不厭者江憐妾而黜其妻妻亦攘臂數江登車去聞者莫不  
薄其為人一日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  
者以術脫其妻也江既得脫遂與定西伯張名振引師入長

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慟哭丙戌復與沈調倫聚眾四明  
山聲勢寢衰調倫見殺江傷箭而卒而其時休寧人趙立言  
亦以餘眾棲山中會稽山諸生李國楹約取江山戊子正月  
朔立言將三百人攻克之國楹失期不至明日

大兵至立言迎戰殺數人馬躓墮水死子禎恨國楹至其家  
欲殺之為官兵所執與國楹同死

南疆逸史卷三十六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